

(西德)保尔·凯格拜因著

王卫国译

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的国际趋势

教学科研机构应不断地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这一原则已为高等院校所接受,并被明确地写进某些高校法规中。例如,联邦德国的各州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教学结构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这一道理在此毋庸赘述。引进新技术,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推广科研成果和试点经验,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我们必须不断地评价并改进各学科,特别是应用学科的教学方法。

这一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图书馆学教育。因为这个学科十分重视所学知识的实用价值。这主要是由于图书馆的任务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图书馆所处的社会及文化环境总是不断地向它提出新的要求^[1]。

纵观各国图书馆近20多年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一种必须顺应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在各类图书馆中,都开始重视新型传播介质资料,即非书资料的收集、加工、保存和利用工作。

二、在许多图书馆用计算机完成日常繁琐的重复性的工作已经司空见惯。这给图书馆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见的管理方面的问题。

三、在大多数图书馆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自身的情报职能。这样做的结

果,势必进一步强调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强调建立新型的图书馆结构,强调组成图书馆系统和图书馆网络。

教育是面向社会并为实践服务的。这三种趋势的发展,也势必给图书馆员提出新的问题;因为从现在起图书馆员就应该了解并把握发展的态势。与此相关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应该为图书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培养某一方面的专家,还是培养万金油型的馆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各种不同的图书馆。这就必然促使人们在培养馆员时考虑图书馆类型的问题。以联邦德国为例,图书馆学院的学生选择什么专业,首先取决于他们将来是在公共图书馆还是在科学图书馆工作。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不景气的地方,选择职业的灵活性对图书馆员来说却又是至关重要的。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到其它行业去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所学的专业面越窄,就业的机会也就越受限制。

图书馆自动化的迅速发展和新型信息载体的出现,把图书馆员的在职培训提到了议事的日程上。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为一个人奠定将来工作的基础并提供终生可应用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这种观点已不再是不可动摇的道理。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同其它专业的毕业生一样,从一开始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将来在工作中

会不断地遇到新问题。他们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以便使自己有能力满足图书馆读者的新要求,并使自己在工作技能上不落后于晚毕业的同事。因此,人们在继续加强大学本科教育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在职培训。在某种程度上,在职培训有与大学本科教育并驾齐驱的势头^[2]。这种做法符合当今成人教育的总趋势。

在许多国家,承办在职培训的单位不仅仅只是图书馆学院。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协会为了满足会员们进修深造的愿望,也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它们制定内容广泛的培训计划,尤其注意介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趋势。许多经验表明,这类活动深受广大图书馆员的欢迎。现以联邦德国科隆图书馆学文献学院与北威州图书馆协会多次共同开办的图书馆员进修实践为例。尽管举办者不发专业培训证书,参加者还是门庭若市。为了让所有感兴趣的馆员都能得到听课机会,培训活动只好多次重复举办。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组织者的精心计划和正确估计。办班前,他们通过调查已明了馆员们在工作中的主要难题,在哪些方面需要更新知识,诸如:新制定的图书馆技术标准和修订的分类法或著录条例、使用数据库系统和联机检索技术,新型检索语言和微机应用等。这些课题新近才逐步被纳入图书馆学院的课程中,以前毕业的图书馆员当然还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

很多国际组织已经注意到这一新趋势并试图在可能的条件下做相应的工作。1985年夏,借国际图联大会之机,在美国的芝加哥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培训工作会议。实际上,早在1977年就有人提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想法。在其后几年中,经过多次讨论和长时间的准备,召开会议的时机终于成熟。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150名专家,会议在各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3]。来自世界各地的60多份报告明确地表明了同一观点

——各国都应重视图书馆员的在职培训。会上既介绍了工业化国家的具体经验,也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在职培训中亟需解决的问题^[4]。本次会议的论文集^[5]非常值得一读。它不仅介绍了教学方法方面的知识,而且还介绍了在职培训中使用现代化通讯手段的经验。

这次世界性会议还取得了另一项重要成果:1986年,促成在国际图联内设立在职培训小组。在国际图联东京会议期间,这个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后,这个小组开展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工作。他们出版《最新报导》(Update)^[6]和《业务通讯》(Newsletter)^[7]杂志,每年出版多次,旨在为全世界所有对图书馆员在职培训感兴趣的人沟通信息。他们还正在着手编制一个图书馆及情报行业的在职培训专家一览表^[8]。1988年秋,在斯拉夫语系国家图书馆员培训中心^[9]建立10周年之际,工作小组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马丁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介绍了本国在职培训的发展情况,提出并讨论了教学方法和专业术语方面存在的问题。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提高各国图书馆员在职培训的水准^[10]。

这个工作小组的上级部门是国际图联的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员在职培训部。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个部在发展和协调各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11]。该部及其上级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为发展中国家开设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研讨会^[12]和制定图书馆学院校标准^[13]。1985年,这个部的两名成员——Josephine Riss Fang和Paul Nauta——编制了一本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指南^[14]。这本书第一次收录了世界各国的课程设置以及它们与本国普通高等教育体制的内在联系,并为协调未来的图书馆学教育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政治、经济领域寻求

密切的合作。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将促使各国的就业政策发生变化。为此,图书馆界必须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加强国际性的协调与合作^[15]。1987年2月11~12日,欧洲共同体负责情报问题的第十三局,在卢森堡主持召开了一次图书馆问题的听证会。会上,一个负责制定专业教育和在职培训措施的部门提出建议,“要进一步统一欧洲共同体内的图书馆学教育;要在图书馆学教育中进一步重视现代化技术的应用”^[16]。目前,欧洲共同体国家正在实施欧洲议会的一个决议,以“欧洲图书馆”的名义建立一个欧洲图书馆联合体。在此之前,即1985年9月29日,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上内各国负责文化问题的部长们提出:欧洲共同体国家的图书馆应该在机检方面加强合作^[17]。上面提到的专家听证会正是为此制定具体措施而召开的。为了统一图书馆学教学体系,欧洲国家下一步将鼓励并资助图书馆之间交换馆员、鼓励并资助图书馆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互访^[18]。

我们刚才列举了加强图书馆学教育方面合作的例子。我们把这种合作看成是对图书馆事业的结构变化所采取的应变措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一问题也很关注,它在国际图书馆联合会、国际文献联合会和国际档案馆联合会的协助下制定了一个计划,旨在使图书馆工作、文献工作和档案馆工作的教育体制逐渐趋向一致。为此目的,这三个非官方国际组织于1983年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议^[19]。会上Edward Evans阐述了他对美国管理学教科书的分析。作为研究成果,他列举了一系列可以同时应用于图书馆学、文献学和档案学的核心科目^[20]。“管理工作过程”是上述三个学科教学内容共同的部分,因此可以作为统一教学体系的基础。

我们从图书馆学刊物上可以注意到,60年代末以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图书馆和情报领域的管理问题。这个趋势在英美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1983年,著名的国际性组织“专

业图书馆协会”(Aslib)称自己为“情报管理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这可谓最典型的例子了。但下面几个例子也说明同样的问题。1963年开始出版的专业杂志《情报存贮与检索》(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从1975年第11卷起改名为《情报处理与管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其内容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1976年开始出刊的《图书馆连续出版物》(Serials librarian)特意选了副标题《连续出版物管理季刊》(The quarterly of serials management)。这个副标题从1978/79年第三卷起又改为《连续出版管理国际季刊》(The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serials management),这也说明了人们给“管理”一词赋予的涵义。1976年刚出了两期的杂志《图书馆藏书剔旧》(The De-acquisitions librarian),从1977年第3~4期合刊起就更名为《藏书管理——图书馆藏书管理季刊》(Collection management. A quarterly journal devoted to the management of library collections)。这个刊物的总编Richard W. Trueswell用下面一段话来说明杂志改名的原因:“如果想创造一个有效地完成某种功能的组织,我们就必须更深入地研究那些调整图书馆内部及外部关系的管理因素。”^[21]从1981年起出版的期刊《情报与图书馆管理人员》(Information and library manager)的前三卷设了《变革中的管理工作》(Management of change)和《培训与教育》(Training and education)两个专栏。该刊的第1期说明设这两个专栏的意图:1. 介绍图书馆管理的一般原则、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2. 促进各国各类型图书馆管理人员之间的合作和经验交流;3. 鼓励图书馆管理的研究、教学和实践^[22]。一个名为《社会科学情报研究》(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studies)的期刊^[23],1981~1985年出了5卷后,1986年更名为《国际情报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这个期刊的

主编 Tom Wilson 以及 Norman Roberts 在更名时撰写的文章说,该刊更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刊物登出的很多文章实际上是情报管理方面的文章。他们预计这个领域将会迅速扩展,并将涉及许多其它学科。”^[24]图书馆协会和学会的会刊现在也开始顺应这一趋势。1987年,新成立的“国际科技大学图书馆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ies)将它的会刊从开始就命名为:《国际科技大学图书馆联合会季刊——图书馆管理与图书馆技术杂志》(IATUL quarterly. A journal of library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种期刊的存在往往在新学科产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上面这些例子所说明的发展趋势视而不见。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尽管图书馆管理的外延已变得越来越广,但图书馆与它在信息领域的邻居——档案馆和专业情报机构——的联系还是发展得越来越为紧密。一方面,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追求统一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图书馆为了完成自己所承担的情报任务,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与档案馆和专业情报机构密切合作。

基于这一认识,人们认为有必要试办一个“管理”专业,以适用不同类型的情报信息、传播机构(指图书馆、档案馆和专业情报部门——译者)的需要。该专业应设置以下课程:规划、组织、人事管理、领导业务、资金管理、公关关系和文献保护。这是一些在传统的图书馆学教育中常被忽视的课程。毫无疑问,在设置这种试验性专业时,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增设一些专门课程。设置这种专业有助于逐步统一图书馆管理,进而促进图书馆合作,提高图书馆领导人员的素质。

设置这种试验性课程的想法是由 Miriam Tees 于 1986 年在北京召开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与研究”研讨会上提出的^[25]。这

是一次由国际图联和中国图书馆学会联合举办的会议^[2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来为在情报领域发展和协调新的教学方式做出了巨大努力。这些努力特别体现在国际图联在各大洲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27]。其中最主要的一次是“协调图书、情报和档案专业人员培养教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作为国际图联大会的会前会议于 1987 年 8 月在伦敦召开的^[28]。

与会人员在 6 份较详细的决议中^[29]提出并论证了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会议建议国际组织和各国图书馆界应采取适当措施,在下列科目内实行标准化的教学:管理、文献修复和长期保存^[30]、视听资料和其它非书资料、藏书管理、情报技术^[31]、用户调研、科研方法、公共关系、情报系统与情报服务的评价。在那些还没有开始制定通用性课程的科目内,会议建议召开专门研讨会,为制定这种课程做相应的准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应考虑不同的教学层次、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以及教学大纲结构的灵活性,这样才有可能使其适应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需要。与会者建议采用灵活多变的结构,以便使教学大纲的各个组成部分能根据需要而从中抽取相应的辅助资料。这种模式特别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纳^[32]。此外,还要注意各国课程设置的可比较性、术语的规范、教学人员的培养和提高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图联专业教育与在职培训部委托一个工作小组拟定了一系列建议,以作为制定具体措施的依据^[33]。这些建议有助于制定各国教学大纲的评价标准,并要求人们在制定这种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学制长短和教学内容。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个所有图书馆院校都为之头疼的问题:即如何使教学结构和教学内容不落后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图书馆工作,以不拖后腿的问题。最理想的解决

办法是,图书馆院校的教学人员能预测图书馆工作的发展趋向;因为教师们必须懂得,现在的毕业生要在21世纪到来时才进入他们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

然而,正是在数据存贮(新型记录介质)和数据传输(联机检索)这两个对图书馆生存至关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却很难勾划出发展的前景。专家系统和人工智能系统也许会极大地改变我们当今的查寻方式。可以肯定,至少在情报技术方面,现在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所学的东西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工作的实际需要。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从开始就要意识到,现在的学生在将来工作中还必须进修深造;为此,图书馆院校要给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在职培训不应被看作是图书馆院校的临时性的额外负担,而应看作并成为图书馆院校职业教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34]。

以上两点只是原则性的结论。尽管图书馆学专业学生今天所学的技术手段不能永远满足工作的需要,但还是可以把存在于瞬息万变中的某些东西深化到教学中去。要使学生知道,我们这个学科以及由它指导的工作实践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在教学中,我们传授的只是基本的工作方法。以此为基础,学生应该去掌握新的技术和方法。我们传授的知识将使学生具有这样的应变能力。为实现这一构想,在制定教学大纲时就应安排相应的内容^[35]。

在这里,我们提到的问题可以这样来归纳:图书馆科学管理是一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课程,它广泛的内容至少可以部分地作为在职培训课程的基础;如果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能为各国所接受并得以实施,那末,可望形成一个长期的有效的图书馆学教育态势。这样的专业教育,将能适应各国图书情报事业建设中即可能发生的技术和组织上的变化。

注 释

[1]下面这篇文章阐述了教学计划改革的理论依据: Maxine K. Rochester, Curriculum design.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详见注26) S. 40-55.

[2]下面这篇由 Alan J. Clark 编集的年度书目中的“Continuing education”部分,列举了世界各地1986年以来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员在职培训的文章,“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work”(in: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5 (1987) S. 266-267; ebd. 6 (1988) S. 293-294)

[3]参见 Gunter Bock, Bericht über die “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ofessions” in Chicago vom 13. bis 16. 8. 1985. In: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33 (1986) S. 184-188; Maria Brykczynska, Światowa konferencja nt. kształcenia ustawicznego bibliotekarzy i pracowników informacji naukowej. (Palos Hills K. Chicago, 13-16 sierpnia 1985.) In: Przegląd biblioteczny 54 (1986) S. 202-205.

[4]John Feather 和 Inese A. Smith 的文章, Postqualification training. In: International library review 20 (1988) S. 459-468, 以巴基斯坦为例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5]World Conference on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ofessions. Continuing Educat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Papers from the Conference held at Moraine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Palos Hills, Illinois, USA, August 13-16, 1985. Ed. by Esther E. Horne, New York, Munich, London, Paris: Saur 1985. 434 S.

[6]Update. IFLA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ound Table. An occasional letter (vol. 1, no. 1;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IFLA CPERT. 到目前为止,该刊编号出版的有: Vol. 1, no. 1. October 1986; vol. 2, no. 1. March 1987; vol. 2, no. 2. July 1987. 与此同时,该刊又不编号出版多期,以报导即将召开的会议和已出版的文献。

[7]CPE Newsletter. IFLA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ound Table. 到目前为止,该刊出版了: Vol. 1, no. 1. Fall 1987; vol. 2, no. 1. Summer 1988, 该刊免费赠阅,地址是: Kim E. Kelley, Editor, CPE newsletter, c/o IFLA CPERT,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20064, USA.

[8]登记表可向 IFLA CPERT 主席索取,地址是: Elizabeth W. Ston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20064, USA.

[9]参见 Paul Kaegbein: Bibliothekarische Fortbildung auf neuen Wegen. In: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36 (1989)

[10]关于这个问题,可和美国图书馆协会 1988 年 1 月批准的文件进行比较: Guidelines for quality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library and media personnel, Chicago, IL; ALA 1988. 20 S.

[11]参见 Paul Kaegbein: Zehn Jahre IFLA-Abteilung Ausbildung und Forschung. In: Zentralblatt für Bibliothekswesen 102 (1988) S. 123-126. 该文章曾用英文发表: Ten years of the Division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IFLA Journal 14 (1988) S. 57-61.

[12]参见 Paul Kaegbein: Aktivitäten der IFLA zur Intensivierung der fachlichen Ausbildung in Entwicklungslandern. In: IFLA Journal 13 (1987) S. 234-236.

[13]Standards for library schools, 1976. In: IFLA Journal 2 (1976) S. 209-223. -Normen für Bibliotheksschulen. In: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25 (1978) S. 372-396.

[14]International guide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A reference source for educational programs in the information fields world-wide. Ed. by Josephine Riss Fang and Paul Nauta. München, New York, London, Paris: Saur 1985. 537 S. (IFLA Publications. 32.)

[15]1989 年 9 月 20~22 日,联邦德国汉诺威高等专科学校的“图书馆、情报、文献”专业准备召开一个“欧洲情报专家”国际性会议。会上,将讨论将来欧洲实行统一内部市场后培养文献信息专业人员的问题。1989 年 4 月 7~10 日,英国伯明翰技术学院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组织已召开过一次“欧洲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会议。

[16]参见 Günther Pflug: Bericht über die Anhörung über Bibliotheken in den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In: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34 (1987) S. 250-253.

[17]Entscheidung des Rates und der im Rat vereinigten für Kulturfragen zuständigen Minister vom 27. September 1985 über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Bibliotheken im Bereich der Informatik. In: Amtsblatt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28 (1985) Nr. C 271 vom 23. Oktober 1985, S. 1. 本文标题中“*Informatik*”一词在德文中通常指“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这个学科。这个词在文章中没有再出现,根据上下文可断定,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文献信息传递”。

[18]见注 16 列举的 Pflug 的文章第 252 页。

[19]参见 Edith Fischer: Management for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IFLA Journal 13 (1987) S. 141-142.

[20]G. Edward Evans: Management education for archivists, information managers, and librarians: Is there a global core? In: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2 (1984) S. 295-

307. 有关这一问题还有另一篇重要文章: M. J. O' Connor: Research in library management.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80. VI, 88. S. (British Libr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ports. Nr. 5550.)

[21]Collection management 1 (1976/77) Nr. 3/4, S. 4.

[22]Information and library manager 1 (1981/82) S. 2.

[23]Leif Kajberg 简要地介绍了这个期刊前 4 卷的内容。见: Bibliothek 9 (1985) S. 225-228.

[2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6 (1986) S. 3.

[25]Miriam H. Tees: Teaching management to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A project of IFLA's Section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详见注 26) S. 126-141. 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英语文献中关于文献信息领域管理教育的讨论,还列举了课程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实例。

[26]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Means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Proceedings of the IFLA/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Seminar, Beijing, September 1-5, 1986. Ed. by Miriam H. Tees. München, New York, London, Paris: Saur 1988. 202 S. (IFLA Publications. 43) 参见: Paul Kaegbein: moderne Technologien und Managementverfahren als Faktoren bibliothekarischer Ausbildungsreformen. IFLA/CSLS-Seminar in Beijing. In: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34 (1987) S. 68-78.

[27]参见注 12 引用的 Kaegbein 的文章。

[28]关于这次会议参见 Russell Bowden: Colloquium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Personnel.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German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Information Fields, Cologne, 3-5 November 1986 =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5 (1987) Nr. 2/3, S. 207-233. 关于这次会议的进程及所取得的成果,参见 Miriam Tees: Harmo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Personnel. A report of the Colloquium held in London, 9-15 August 1987. In: IFLA Journal 14 (1988) S. 243-246.

[29]这 6 份决议最先在国际图联 1987 年 8 月 25 日的快报上公布;后又正式发表在 IFLA Journal 13 (1987) S. 378-382 上。

[30]参见 J. M. Dureau and D. W. G. Clements: Principle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library materials. The Hague: IFLA Headquarters 1986. 25 S.

(转 16 页)

图书馆学;在文献类型的利用上,两学科大小顺序基本一样,但情报学引用期刊比图书馆学多,图书馆学引用图书比情报学多,在本专业期刊的引用中,情报学明显地集中在《情报科学》等三种期刊上,而图书馆学却没有明显的权威期刊;在引文的学科方面,两学科65%的文献来自本学科;对于相关学科的文献,图书馆学引用社会科学的多于情报学,而情报学引用自然科学的多于图书馆学;在引用本学科分支专业文献上,图书馆学表现出传统性,而情报学表现出新颖性;两学科引文的时间基本一致;引文语种主要集中于中文,外文又主要集中在西文,两学科外文文献吸收能力普遍较低,而图书馆学比情报学又低约5.7%。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在一些部分中是很难划分的,就象是一个联体婴儿,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天地和优势。在我国图书馆中,由于科技

力量不足,往往限制了自身的技术改造和为科研生产服务的开展。因此,图书馆如何适应当前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需要,选择好理论和工作上的突破口和发展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 [1]刘东维. 我国情报学学术期刊及其体系结构. 情报科学, 1987, 8(3): 54
- [2]王崇德. 图书情报学方法论.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63
- [3]刘永胜. 从引文分析看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建设.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89, (1): 25
- [4]同[1]. 54
- [5]王惠翔. 关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几点探索. 世界图书, 1987, (8): 18
- [6]邱均平. 文献计量学.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326
- [7]王崇德. 科技文献半衰期的计算. 图书情报工作, 1983, (5): 8

(作者单位: 广西桂林图书馆。

来稿时间: 1989. 5)

(上接 44 页)(IFLA Professional reports. NO. 8.); Y[ash] P [al] Kathpalia; A model curriculum for the training of specialists in document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A RAMP study with guidelines. Paris; Unesco 1984. VI, 27 S. (PGI-84/WS/2)

[31]Michael Cook; Guidelines 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librarians, documentalists and archivists. Paris; Unesco 1986. V, 123 S. (PGI-86/WS/26.)

[32]参见 J. A(ndrew) Large; A modular curriculum in information studies. Paris; Unesco 1987. IV, 89 S. (PGI-87/WS/5.)

[33]Josephine Riss Fang, EDith Fischer, and Paul Nauta; Guidelines to equivalence and reciprocity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In: IFLA Journal 13 (1987) S. 133-140. 参见 Josephine Riss Fang; International coop-

er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equivalence and reciprocity of qualification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详见注 26) S. 22-30.

[34]参见 Stephen A. Robert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information fields. The curriculum and research.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German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Information Fields (详见注 28) S. 157-168.

[35]参见 K. J. McGarry; Curriculum theory an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German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Information Fields (详见注 28) S. 139-156.

(译者单位: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来稿时间: 1989. 8)

the contest and there was no "life tenure" at all. The contest is a competition for making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readers and the society. When a library is up to the standard, it becomes a winner; if not, it is defeated.

Public libraries—Tianjin

Library economy—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G259.252

Brief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rvices in Libraries of China / Ji Shiyun //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0, 16(1). -35~38

The System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rvice had been taken shape in libraries of China in the 1920s. The 70-year history might be divided into 4 periods; 1. The rudimentary period (from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1937 when there was a large quantity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sued, among them, 779 titles started publication in 1928-1937). In the meantime, the collec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ad increased greatly (According to the incomplete statistics of 14 libraries in Beijing in 1935, there were over 150,000 titles collected), Many libraries established their own separate body for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rvices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ies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rvices had gone deep uninterruptedly.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libraries had also got underway; 3. The depression period (1938-1949); 4. The tortuous but prosperous development period (1949-1989) during which the Library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as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in 1955 and the National Index to the Information of the Major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as published also in 1955. Up to 1988, the whole country had run over 10,000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Now Library staffs engaging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rvices generally make up 20-30% of the total, funds for the services make up 40-50% of the whole library finance. Some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agencies have established computer-aided cataloging system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at the same tim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in information resources.

Library service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rvices—China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rvices—History

G255.2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rend of Library Education / by Paul Kaegbein, translated by Wang Weiguo //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0, 16(1). -39~44, 16

The common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economy in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 trend of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non-book materials and putting the computers into operation as well as laying stress on the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To keep abreast of this trend, the library education has put emphasis on training and bringing up personnel of what is called "Jack of all trades and master of none", and at the same time, in-service training has been stressed. As early as 1977, a proposal of holding a meeting on in-service training was put forward. In 1985, the conference o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was held in Chicago, U. S. A. It was the first one dealing with this subject in the world. The library education and in-service training of librarians department of IFLA had prepared a directory on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s sciences in the same year. An in-service training group was set up in 1986 under IFLA and in 1987, the Thirteen Bureau,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information matter,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ponsored and held a hearing into the problems of librarians in Luxemburg, stressing that the job of library education should be well done. Also in 1987, IFLA held in London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professionals. In 1988 whe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entre for training librarians of Slavic-speaking countries came, there was another international on in-service training held in Czechoslovak. For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the Conference put stress on the scientific way of library management, and a proposal was made to run a pilot scheme on a speciality of library management, to offer courses on what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education had ignored, such as, courses on planning, organizing and leading the professional work and public relations, etc. so as to train the qualified personnel required by libraries, archives and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agencies. As early as 1986, as a matter of fact, a joint proposal like this was raised by IFLA and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before a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on the education and stud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35 references.

Library education—Trend of development

Libraries—In-service training

G251. 6

Review of Satellite Transmission Document system/Tang Zhaokui//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0. 16(1). -45~48

The full text falls into three parts: 1. document transmission speed; 2. On-line order for documents; 3. Document transmission methods. Among those three, Part 3 stands as the focal point which goes into details of problems of facsimile and satellite document transmission. Making digital information convenient for direct and high-speed transmission, the satellite shows its advantages as follows: high capacity, low bit error rate, distance independent costs. It is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outlying districts and mountain areas sparsely populated.

Document—Satellite transmission

Apollo transmission system—Review

G354. 4

The Proportion of Books to Periodicals in Libraries of Research Institutes/Zhang Yongxian//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0, 16(1). -49~50

The periodical as a basic form of document, has a shorter publication cycle and can reflect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 65-75% of informations comes generally from periodicals. A 70-80% of citations of articles written by researchers of the Seism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eismology, a 80.2% of citation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Seismology Journal from 1979 to 1983, a 93.21% of citations of articles carried in the